

战国策校注

第七册

戰國策齊卷第四

元本重雕

三原李錫齡校訂

齊

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信

陽西有濟

南平原

威王

田齊桓公子元年安王二十四年癸卯

濮上之事

此東郡濮水上實衛地

贅子死章子走

皆以名子之猶嬰子文子章匡

章

盼子謂齊王曰

田盼也威王言使守高唐者並齊將

不如易餘糧於宋

易移與之

宋王

辟公

辟公說見宋策桓公未嘗稱王宋

與之宋王偃十一年稱王當齊宣王二十五年此非威

時

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

信

是以餘糧收

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

可責

不償因以為辭攻

之亦可

盼子威王臣威自九年後未嘗敗撓此言二子死蓋九年前也

正曰

盼子雖見稱於威王宣王

二年馬陵之役盼為將十年楚敗齊令齊逐田嬰張丑

說楚王云嬰逐盼子必用則盼先著於宣王之世伐燕

之役章子將兵亦宣王時且策有齊國復強之言決非威王時也

邯鄲之難趙成侯二十一年魏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

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名忌二十一年相明曰

不如勿救段干綸補曰史作朋曰勿救則我不利齊我

田侯曰何哉補曰史夫魏氏兼邯鄲其於

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補曰一本甲作曰是言

起兵軍於邯鄲之郊以軍法陳之於此正曰高託軍屯

南攻軍於某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且

與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兩國不故

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襄陵屬河東魏邑邯鄲拔而承

魏之敝承言繼其後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

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諸注止言

魏地齊記有云二十六年桂陵在曹州乘氏縣東北又說見後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

和而舍孫子兩軍相對曰交和楚記注軍門曰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

其徽章徽章注通文又左傳揚徽注若今救火衣又按王莽傳殊

謂旌旗屬以雜秦軍候者言齊之章子以齊入秦威王

不應頃行之之有頃之間也間候者復言章子以

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猶有司請曰言章子

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謂罷之補廢一本作

發是既降矣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閒安用廢爲

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補元作拜西藩之臣

按威王與秦獻公孝公同時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

之曰章子之母啓其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

之下棧爲棚以立馬正目高注棧牀也補章子通國

事也後語吾使衍者者補姚云章子將也勉之曰夫

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

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有未

教命補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後語未赦

敢凡彪謂君父一也雖無父命而以君命更葬何損於義

不更葬之故未見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

其終拒威王之命生君哉彪謂周衰齊威不世之主也列子曰君非自知

人君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故

夫如是雖百市虎不搖也豈以三告而投杼乎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楚親齊王患之張丐曰齊人疑臣請令

魯中立於兩國之間乃為齊見魯君康公魯君曰齊

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

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楚時未敗而云

齊之勢楚雖勝士卒多死魯合齊以兩國擊之楚必敗故言其不勝何故也魯君曰子以

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

曰齊楚之權敵也

補曰言其力適均

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

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

材武見選

者必殪

殪死也

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

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

合合敗者也勝者雖合之不必見德今以全衆合敗

者彼勝者既士卒多死可勝也敗者因見德矣

此其爲德也亦大矣

德敗者

其見

恩德也亦甚大矣

敗者德之

魯君以爲然乃退師

補曰楚爲去聲

爲齊

成侯鄒忌爲齊相

補曰高注成齊邑按史曰封以下邳號爲成侯

田忌爲將不

相說公孫開

齊人開史作閭

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

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

不死曲撓而誅

曲撓言師不直前而敗

鄒忌以爲然乃說王而使

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

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

三勝聲威天下

天下畏其威聲

欲為大事

反齊而王亦吉

否卜者出

田忌之人公孫開所使者

因令人捕

捕取

為人卜者亦

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齊記三十五年有彪謂齊威王也其知章子察阿墨大

大明矣獨於是失之然忌云云附戰桂陵之前文小異操十

金卜市以下在威王三十五年下云田忌聞之率其徒

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宣王召復位遂有馬陵之

戰按策言忌伐魏三戰三勝忌戰可見者桂陵馬陵二

役策併言之也後章記忌係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忌

曰若是則齊君可正成侯可走忌不聽遂不入齊又記

田忌亡齊之楚楚封之江南則忌之出奔在戰馬陵後

宣王之世明矣史載其奔在前故謂召復位忌既襲齊

豈得再復成侯猶在豈宜並列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

事知其必有誤也以威王之明成侯公孫開之詐豈能
行其間其為宣王無疑也大事記謂桂陵馬陵二事多
混而書忌出奔在威王時亦乃史之舊耳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

昞徒結切日側也故有光豔意又疑作佚

高注昞讀曰逸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

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

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也旦明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

一本問之客曰一無客字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

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猶親妾之

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
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
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
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
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
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
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進進
者有暇隙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
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坐朝廷之上四國朝之不待
兵也彪謂鄒忌嘗以詐走出

忌則其人亦傾險士耳唯此言者萬世之言也補曰大
事記威烈王二十二年按外紀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
云云事與此類又新序齊有田巴先生賢王聘而問政
巴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云云恐與鄒忌事有
訛

宣王

威王子元年顯王二十七年己卯

補曰名辟疆

南梁之難

魯國蕃縣有南梁水此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敗於南梁

補曰

正義引括地

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稱南梁者別於大梁少梁高注

韓邑大梁在北故曰南梁○大事記此魏伐韓也謂伐

趙者往歲桂陵之戰與此混而誤爾韓氏請救於齊田侯補曰召大臣而

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

補曰索隱云策作田期思必別本也紀年

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補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倣而我取之我代韓

謂之徐州子期即田忌也

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

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

之敝承繼其後也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

陰告韓使者而遣之告者許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

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補曰虞喜云馬陵在濮州

鄆城東北六十里有澗深峻可以置伏龐涓敗即此徐

廣云在魏州元城縣東南司馬彪引杜預說亦然按齊

使田忌將直達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

西則從汴州外黃追至濮州東北六十里是也豈合更

渡河至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齊

元城哉有為兩章一為桓公臣思一為宣王孫子彪謂臣思之

策則幸中矣非仁義舉也孟子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

不為也况朝韓魏乎正信今按桓公田臣思事自與邯

鄆之難及韓齊為與國二章相亂非此章也說見後章

惜陰軒叢書

田忌為齊將

此二年召復位

係梁太子申禽龐涓

魏孫

子

賸也齊人武之

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田忌

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傲於先

同彼謂齊齊軍已與魏戰雖勝亦罷今使當前

弱守於主

弱弱卒也忌所自將使齊不疑也主地缺

蓋齊險隘

魏田忌

姚云曾先皆作老愚恐上句多於字謂

以罷傲老弱守險敵眾而以精兵攻齊下云輕車銳騎

也主者循軌之途也

軌轍同車迹也言其險狹不得方軌適相循耳

鎡擊摩車

而相過

鎡牽同車軸端鍵也路狹車密故相擊相摩

使彼罷傲先弱守於主

必一而當十

得地利故

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

山博縣

左濟右天唐

蓋防子所守平原

軍重踵高宛

重重輜

西北

使輕車銳騎衝雍門

始皇紀注在高陵

重也

後志高宛

屬樂安

高注雍門齊西門名

左傳襄十八年有雍去聲若是則齊君可正正猶制治而成侯可走不

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彪謂贖非武流也武

雖運奇用詭豈嘗語人以是乎忌不聽忌賢也補曰使田忌無聞於齊孫子曷為而有是言必公孫開成侯讒

構之時也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補曰前云鄒忌為相田忌為將田忌走此云代

之相恐有差誤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復猶返杜赫曰臣請

為甯楚為鄒留田於楚補曰一本謂楚王威曰鄒忌所

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

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補曰當有缺字以齊

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

事楚

言此示不爲此用二忌之道也

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

薦於王使之仕

宣王不說晏首齊人貴而仕

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

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

晏首壅塞之

言其不薦達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

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事在楚威七年此十年補曰徐詞余反

正義云紀年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徐左氏作舒說文作邾

欲逐嬰子於齊

遂使齊逐之田嬰時未封故曰嬰子猶盼子

嬰子恐張丑齊人韓魏燕中山等策

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

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

不與盼善

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

弗

補曰姚史曰

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

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

王因弗逐

楚記七年有

權之難

後志南郡編注闕縉以權叛又當陽注縣東南

楚史策為文公時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于

史末合燕策並載而取鮑三說文公末年云云並屬中

山云云燕齊合云云故於此條著其說而

斥其非者不著鮑氏取長棄短之意也

齊燕戰秦使

魏冉之趙

冉傳言自惠王時任事出兵助燕擊齊薛公

嬰時未封後人稱之耳使魏處之趙謂李向趙人趙人大事記起

嬰傳言自威王時任職者也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

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東猶斂燕齊和為燕取

地也

齊取地

故為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

趙之助燕不力

故齊無危急之勢

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

罷疲同

趙可取

唐曲逆

並屬中山國言二國戰不暇北顧趙可以其間取中山也

補國高注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逆

今滿陰

戰而不勝命懸於趙也

懸擊也

然則吾中立

吾謂趙

而割

窮齊與疲燕也

割割齊地割齊燕地

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蘇秦為趙合從

趙肅侯十七年此當十年

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

東有琅邪

徐州郡補琅邪齊東南境

孟子注

西有清河

冀州郡補正義云今貝

州北有渤海

幽州郡補義云今滄州

正

此所謂四塞之國也

言四方皆

有險固

齊地方二千里

千餘里

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

齊車之良五家之兵

管仲軍令始於五家為軌

疾如錐矢

錐銳也

補呂氏春秋